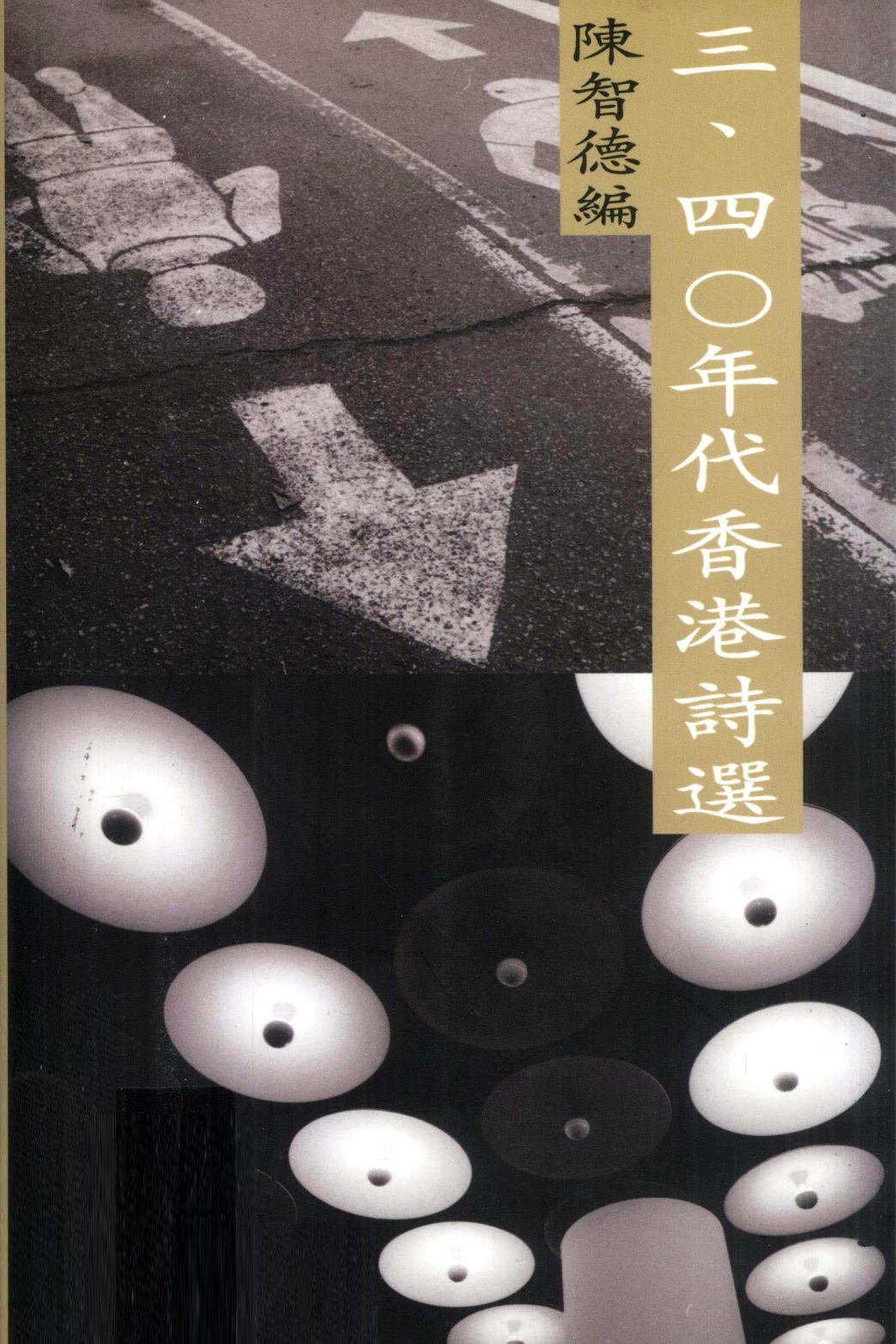




陳智德編

三、四〇年代香港詩選

三、四〇年代香港詩選

陳智德編

書 名： 三、四〇年代香港詩選

編 輯： 陳智德

出版： 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屯門

電話：(852) 2616-8888 傳真：(852) 2838-1705

封面設計： 李家昇封面工作室

排 版： 青文書屋電腦小組

印刷／發行：青文書屋

地址：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214-216 號 2 樓 B 座

電話：(852) 2891-6932 傳真：(852) 2838-5818

出版日期：二〇〇三年九月

© 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2003

本書版權為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及作者所有。除獲本書版權持有人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插圖。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Lingnan University

Address: Tuen Mun, N.T., Hong Kong

Tel: (852) 2616-8888 Fax: (852) 2838-1705

©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Lingnan University 2003

ISBN: 962-7258-81-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inted or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mechanical, or other means,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d recording, or i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writer and publisher.

「人文學科叢書」總序

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前身為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過去在現當代中文文學研究、翻譯及中國新音樂史研究方面貢獻良多。人文學科研究中心成立以後，繼續過去的工作，並擴充了文化、電影、寫作教育各方面的研究。中心支援本校人文學科如中文、翻譯、英文、文化、歷史、哲學各系同事的研究，並且促進跨學科的合作與交流。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在過去一年，還與香港電影資料館、藝術發展局及嶺南大學圖書館合作，整理香港文化、電影、文學各方面的資料。這些資料的發掘與整理，支援本校師生以及校外的香港文化研究。中心除舉辦跨學科的學術講座、國際研討會，亦與本港不同團體合辦朗誦會、座談會和演出，希望把學術研討的成果，與社會人士分享。

基於同樣的原因，中心把部份研究成果結集成書出版。中心叢書範圍包括師生的研究發現、專題講座的內容、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結集。各位學者研究得來的重要材料、獨到的論述，彌足珍貴，因而配合教學的需要，編輯出版。

在過去兩年間，中心在整理及研討香港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過去這方面的材料，很多都散佚不全，影響了研究者難以作深入和全面的討論。近年在不同學者的努力之下，重新發掘材料，補充了也修正了不少過去的看法。叢書第一本《三、四〇年代香港詩選》及日後出版的有關的論集，就重新發現了不少香港三、四〇年

代以來的寶貴資料，把過去許多無名作者重新給予一個位置，還歷史一個公道，相信對於了解香港過去的文化，甚至廣義的二十世紀中文文化，都有重大意義。我們希望從認識歷史開始，正視今日的文化，更好地從事今日的人文教育。

叢書的出版，是各位學者研討的成果，更有賴嶺南大學的支援，以及不同院校及社會人士的熱心支持和合作，謹此致謝。

嶺南大學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梁秉鈞



戴望舒與人間畫會成員，一九四七年攝於香港中環「宇宙俱樂部」。

（左起）丁聰、周而復、張光宇、洪道、盛特偉、戴望舒、韓北屏、黃新波。

（照片提供：劉麗北女士）



劉火子三〇年代攝於香港中環皇后像廣場。

（照片提供：劉麗北女士）



劉火子與倫冠（譚浪英）、戴隱郎等八〇年代攝於上海復旦大學。

（左起）劉麗北、金端苓、劉火子、倫冠（譚浪英）、戴隱郎、戴鐵郎

（照片提供：劉麗北女士）



中國新詩歌工作者協會成員及其他內地來港詩人，一九四八年攝於香港。

（後排左起）柳木下、胡明樹、洪邁、戴望舒、陳敬容、黃藥眠、鍾敬文、卞之琳、何達、薛汕、林林；

（前排左起）鄒狄帆、蘆狄、丹木、樓棲、黃寧嬰、戈陽。

（照片提供：黃慶雲女士）



司馬文森（後排左二）、陳敬容（後排左六）、林林（前排左二）、黃藥眠（前左三）。一九四八年攝於香港。

（照片提供：黃慶雲女士）



鷗外鷗四〇年代攝於越南。

（照片提供：羅孚先生）

導言——

香港新詩與「無名詩人」

陳智德

中國新詩的選本，早期最重要也是最具規模的，應是朱自清一九三五年為《中國新文學大系》所編選的《詩集》，他在〈導言〉中，詳細回顧新詩第一個十年，即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年的發展，最後歸納為自由詩派、格律詩派和象徵詩派三種，這分類和他對聞一多、徐志摩和李金髮的評論，也成為後來不少文學史著作中相關論說的藍本。朱自清的〈導言〉為新詩第一個十年勾勒全圖，肯定新詩的地位，固然是重要文獻，再細閱《詩集》中的〈編選凡例〉、〈編選用詩集及期刊目錄〉、〈選詩雜記〉和〈詩話〉四篇資料引介文章，可見出〈導言〉的論點實建基於新詩史料的掌握。對朱自清來說，新詩在二〇年代一度興盛，但到他著手編選時，熱潮已開始減退，他在〈選詩雜記〉中，首先述說的，是過去的選本：「民國十年和葉聖陶同在杭州教書。有一晚，談起新詩之盛，覺得該有人出來選汰一下，印一本詩選，作一般年輕創作家的榜樣。我們理想的人，是周啟明先生。那時新詩已有兩種選本，一是《新詩集》，一是《分類白話詩選》，（一名《新詩五百首》）但我們都不知道。這回選詩，承趙家璧先生覓寄，方才得見。」¹但他翻閱

兩本詩選後，卻感到失望：「這兩種選本，大約只是雜湊而成，說不上『選』字；難怪當時沒有人提及。」後來他陸續再找到《新詩年選》和《時代新聲》兩種選本，《新詩年選》由「北社」，即康白情等人所編，一九二一年出版，實際上是一九一九年的「年度詩選」，朱自清對北社的《新詩年選》比較肯定，但也不無微詞：「《年選》所錄，在當時算謹嚴的；他們有時還刪節原作。」《時代新聲》由盧冀野編選，一九二七年出版，朱自清引錄盧冀野以舊詩標準評論新詩的觀點後說：「這可算得舊詩為體，新詩為用了。」他似乎對盧冀野的觀點並不贊同。評介四本詩選後，朱自清指「這時候新詩已冷落下來，以後便沒有選本了」，在三〇年代中，早期的詩作者如胡適、周作人、俞平伯、冰心、康白情以至朱自清本人多不再寫，新詩的熱潮減退，選本水準參差，整理史料的工作亦不受重視，正是這「歷史轉折」的時期，引發朱自清編選工作的決心：「我們現在編選第一期的詩，大半由於歷史的興趣：我們要看我們啟蒙期詩人努力的痕跡。他們怎樣從舊鐐銬裏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怎樣尋找新世界。」

《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出版翌年，首本英譯中國新詩選集 *Modern Chinese Poetry*（《中國現代詩選》）在倫敦出版，編者是哈羅得·艾克頓（Harold Acton）和陳世驥，² *Modern Chinese Poetry* 共選錄十五家作品，包括早期的周作人、俞平伯，新月派的徐志摩、聞一多，現代派的戴望舒、卞之琳，還有廢名、林庚等詩人，除詩作以外，該書亦重視新詩理論，特別把廢名的〈新詩問答〉放在〈導言〉之後作為補充，又在書後〈作者簡介〉中附錄戴望舒和林庚的詩論，編者艾克頓在〈導言〉中評介早期詩人和新月派的主張之後，論到卞之琳和林庚時，稱他們為「年輕一

代詩人」，戴望舒則介乎新月派和年輕一代詩人之間，艾克頓評介新月派之後說：「最近他們的吸引力已經減退，全用自由詩體創作的戴望舒所做成的影響，更合乎將來的趨勢」³，由此看來，三〇年代新詩的「歷史轉折」，是 *Modern Chinese Poetry* 與《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共同關注的問題。

從《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中的〈選詩雜記〉和〈編選用詩集及期刊目錄〉可見，朱自清透過各種途徑，大規模蒐集得來的詩集、期刊等原始資料，大部份屬於北京⁴出版的報刊，如《新青年》、《覺悟》、《晨報詩鑛》、《少年中國》等等；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以前的詩選本，尚有劉半農編的《初期白話詩稿》和陳夢家編的《新月詩選》，這兩本詩選編選所據資料也大部份來自北京報刊，這與早期新詩發軔於北方有關。在二〇年代中期，即朱自清指「這時候新詩已冷落下來」的一九二七年前後，新詩已從北京延展至中國其他地方，單單在三〇年代，發表新詩的刊物，上海有《現代》、《文藝風景》、《新時代》、《新詩》、《詩歌月報》；武漢有《詩座》、南京有《詩帆》和《橄欖月刊》；蘇州有《詩志》；揚州有《菜花》；桂林有《詩創作》；香港有《詩頁》、《今日詩歌》、《南風》、《時代風景》、《紅豆》，另有各種報紙和單行本，這時期的新詩小部份在四〇年代選入了孫望《戰前中國新詩選》和聞一多《現代詩鈔》而得以保存。

《戰前中國新詩選》一九四四年於成都出版，實際的編選工作在一九三七年已經開展，⁵與朱自清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時所感相反，孫望的編選是有感於三〇年代的新詩刊物「如『雨後春筍』一樣地蓬勃，一樣地有生氣」⁶，書名中的「戰前」，實際是指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即繼朱自清選本的第二個十年，孫望

在〈初版後記〉指早期新詩作品已選進《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所以他不再重複，而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作品，部份選入《新月詩選》和「英譯本中國現代詩選」⁷，也不再收錄。說《戰前中國新詩選》收錄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是一種概括的說法，細讀〈初版後記〉和該詩選所收詩作，還可作出另一種說法：孫望要選錄的是《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新月詩選》和「英譯本中國現代詩選」都未收錄的作品，選集所據資料是前人因時空限制未及閱覽的刊物，包括前文列出的《文藝風景》、《詩帆》、《詩志》、《菜花》等刊物。《戰前中國新詩選》的重要性，從今日的角度看，在於它從後來文學史著作很少談及的刊物中，除了李金髮、何其芳等文學史中有名的詩人，還選錄了汪銘竹、羅莫辰、李白鳳、侯汝華、玲君、陳江帆、鷗外鷗、李心若等並不「著名」的作者。他們在詩壇出現的時間，大概正處於馮至、戴望舒等三〇年代初「現代派」和穆旦、陳敬容等四〇年代「中國新詩派」（或稱「九葉派」）之間，雖然他們的詩風都具「現代派」傾向，一般文學史著作論到現代派詩歌時卻絕少提及，他們的作品散佚不全、生平資料不詳，可說是被文學史遺忘的「無名詩人」⁸。詩人的著名與否與作品水準是兩回事，至少在孫望的選本中，這批作者的詩都是佳作。孫望自覺到自己作為一名選者的位置，他無意把《戰前中國新詩選》編成一本「全面」的選本，而是類近陳夢家編的《新月詩選》，融入編者的特定取向以至個人主觀喜好。《戰前中國新詩選》的價值，除了保存當時名不經傳而實具藝術水準的詩作，亦正在於編者強烈的主觀性：在戰時的大後方出版一本缺少抗戰意識的詩選，孫望實有意藉選本表達個人在文學理念上的追求。除了選入艾青的三首詩，孫望在〈初版後記〉中也承認所選作品都偏向「朦朧，柔弱」，

他的解釋是「但，這或許就是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環境給予培養出來的結果，也未可知。」⁹ 在評介汪銘竹、戴望舒、金克木等詩人時，他都多次提出詩中的「美」，無論是「融和的美」、「純樸清美」、「甜美」、「輕清而美麗」、「纖麗」或「獨特的美點」，都是他對三〇年代新詩的肯定。由此或者可以作一推想，《戰前中國新詩選》正是在一個觀念世界中失去「美」、經驗世界亦失去安定生活的雙重斷裂時空中，記錄並追懷戰爭發生之前，一段「美」的詩史，痛惜「美」的失落，也為「抗戰而播遷而流浪到大後方來的人們」，給予一點慰藉。

與孫望《戰前中國新詩選》的藝術取向稍接近的還有聞一多的《現代詩鈔》。一九四三年，聞一多與當時在華的英國作家兼翻譯者白恩（Robert Payne）¹⁰ 合作，編譯《中國新詩選譯》，編選工作在四三年夏天開始，其間聞一多曾去信臧克家，希望他協助搜集資料，包括臧克家的詩集《烙印》；除了編選工作，聞一多亦翻譯了一些詩，信中他表示已翻譯了艾青的九首詩，並有意把部份寄到國外發表。¹¹ 一九四六年，聞一多遇刺逝世，生前所編的《現代詩鈔》相信是《中國新詩選譯》編選工作的部份成果；《中國新詩選譯》未能在聞一多生前出版，《現代詩鈔》則於一九四八年由朱自清等編入《聞一多全集》。《現代詩鈔》沒有序跋，正文以外，另收〈新詩匯目〉、〈新詩過眼錄〉和〈待訪錄〉三文，其中〈新詩匯目〉只列出標題，似未完成。〈新詩過眼錄〉和〈待訪錄〉記載已覓得和未見的資料，據前者所列，可知聞一多所收集的資料已相當豐富，不過正文部份附注的出處，如《現代詩風》、《文藝先鋒》、香港《大公報·文藝》等刊物，均未列入〈新詩過眼錄〉或〈待訪錄〉，則聞一多實際搜集得的資料，應比〈新詩過

眼錄》所列為多。《現代詩鈔》共收六十五家一百八十四首，時間涵蓋一九一九至一九四四年，其中大部份又屬於三、四〇年代詩作。與孫望《戰前中國新詩選》比較，聞一多也選錄了汪銘竹、蘇金傘、李白鳳、侯汝華、玲君、陳江帆等「無名詩人」的作品，在四〇年代部份，孫望未收而聞一多選錄的，還有當時就讀於西南聯大的穆旦、杜運燮、羅寄一、楊宗翰、王佐良等年輕詩人，他們部份於四〇年代中後期成為「中國新詩派」的骨幹成員。《現代詩鈔》與《戰前中國新詩選》的共通點之一，正在於現代派的藝術取向，據孫玉石的統計和分析，選入《現代詩鈔》的六十五家當中，有二十九人具有明顯的現代派風格與傾向，佔入選總數的45.8%，¹²而對《戰前中國新詩選》來說，現代派詩人所佔比例當更高，二書對現代派詩歌的態度無疑是正面而肯定的，不過二書更重要的意義，還是保存眾多三、四〇年代「無名詩人」的作品，並間接引證了由上海、南京、蘇州以至華南等地的文學刊物所帶動的現代派詩潮的重要性，實補充了文學史著作的不足。

在另一方面，《現代詩鈔》與《戰前中國新詩選》的重要分別則在於，孫望選詩具個人主觀性，聞一多則是以文學史家的角度選詩：「不用講今天的我是以文學史家自居的，我並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詩人。唯其曾經一度寫過詩，所以現在有攬取這項工作的熱心，唯其現在不再寫詩了，所以有應付這工作的冷靜頭腦而不至於對某種詩有所偏愛或偏惡。我是在新詩之中，又在新詩之外，我想我是頗合乎選家的資格的。」¹³ 聞一多當然合乎選家資格，《現代詩鈔》除了現代派詩人，還收錄徐志摩、陳夢家、方瑋德等多位新月派詩人；解放區的魯藜、力揚、田間等詩人，還有就讀於西南聯大而風格寫實的何達、香港文協屬下青年組織「文通」的成員陳善